



沛县文史资料

第四辑

沛县文史资料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沛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一九八七年八月

目 录

抗 战 风 云

- 沛县日伪顽相互勾结二三事 郭善气 (1)
回忆史庄战斗 于牧云 (4)
国民党第四十军庞炳勋部在沛撤退的两则电文
..... 冯 治 (9)
日军在敬安的暴行纪实 张潜修 (1)
智退伪军 陆元式 (17)
诗三首——摘自《香城吟草》 赵一初 (18)
回忆周堂战斗 朱信瑛 (20)
回忆沛南几个村庄 马振华 (24)

人 物 春 秋

- 辛亥革命至抗日战争前沛县历任民政长、县知事
和县长 谭明基 开玉才口述 赵 涛整理 (28)
沛县抗战前末任县长——杨国镇 徐冠群 (34)
奉系军阀褚玉璞的经历片断 吴明悌 (39)
李洪筹其人 王云生 王云超 (44)
敬安伪区长孙彦圣 徐培武整理 (48)

往 事 实 录

- 民国时期沛县的保甲制度 岳彦臣 徐培武 (54)
对民国时期沛县募兵征兵情况的回忆 徐冠群 (63)
回顾沛县童子军 赵子才 (67)

沛县会道门简介 赵传恩 (71)

经 济 史 话 /

民国初年至抗战前敬安的商业概况 巩本秀 (76)

民国时期沛县邮电事业发展概况 沛县邮电志 (81)

解放前沛县农村中的剥削形式 余 辉 (85)

罗金堂是怎样发家的
.....骆廷仲 韩友金口述 吴明悌整理 (91)

文 艺 古 今

略谈沛县的梆子戏 张守民 吴广川 (96)

沛城的京剧活动 徐培武 (100)

沛城剧场的变迁 徐培武 (104)

沛县一些村名的由来 赵 涛 (109)

古 沛 胜 迹

泗水亭今昔 魏以伦 (118)

质 疑 · 补 充 · 订 正

(一) 朱信漠同志的来函 (120)

(二) 马品晶同志的来函 (121)

第三辑勘误 (123)

虎 (国画) 赵宗基 (封二)

芦沟晓月 (国画) 周节文 (封三)

竹 (国画) 姜 舟 (插一)

书法	赵一鹤（插二）
书法	张孝恺（插三）
书法	孟昭俊（插四）

沛县日伪顽相互勾结二三事

郑善友

1938年沛县沦陷后，我在大汉奸韩继尧部下任职。由于职务之便，了解一些日伪顽相互勾结之事，现列举如下：

一、国民党地方游击队九纵队司令吴品山与日本队长清水、汉奸县长王益芝的勾结

1943年初，八路军由西北向沛县挺进。国民党游击队吴品山部，怕被八路军吃掉，派人到沛城找王锐（王锐原是吴品山的部下，在麻楼战役中怕死逃往城里，当了伪沛县政府情报宣传科的情报股长），让他转达愿与日军结盟的意见。王随即向伪县长王益芝报告，王益芝又带王锐见了清水队长。清水欣然同意，并令王锐带着香烟等礼物去城北与吴接洽，结成反共同盟。为便于联系，还确定了联络代号，清水为401、吴品山为402、王益芝为403、韩继尧为404。清水调离沛县后，双方仍有来往。

二、国民党地方游击队八纵队司令、沛县县长张开岳指使部下与伪军总队长韩继尧勾结

在抗战期间，张开岳表面上高喊抗日口号，实际上他与伪军总队长韩继尧早有关系，有事就派敬安集的许××

与韩继尧联络，来往频繁。不仅他俩暗自勾结，他的部下与伪军有关系者也不胜枚举。如我在三区河口驻防时，就与张开岳的三区区长魏以芬有互不侵犯的密约；与二区区长张宜隆有互相利用的关系，我曾供应他西药、文具等用品。我率部在鹿楼驻防时，防地内国民党游击队白天穿梭行军、夜晚宿营，成了他们的庇护所。有一次鹿楼街上出现五六十名国民党游击队逛大街，我怕出了事负不起责任，就派中队长张茂祥带一班人把他们赶走。一次八路军的黑马团挺进城南张洼、蒋桥、斗虎店一带，打垮了国民党二区区队，区长张铭鼎被俘。张被释放后竟到鹿楼找我要饭吃，被我推走。特别是杨福德当伪军中队长、骑兵大队长时，与张的两个弟弟张开华、张开宇以及孟传德（都是国民党官员）有深厚的感情。韩继尧就利用这个关系，肆无忌惮的在乡下催要粮草，伪、顽乡保长可以公开的为双方办事。后来韩继尧竟敢公开的对部下说：“游击队（指国民党的游击队）路过我们的防地不要打枪，尽量避免冲突。”因而沛城附近村庄如二、三堡经常住扎游击队。日伪军再也不出城“讨伐”了。当时老百姓见到这种情形，都感到非常奇怪，说伪顽真的合流了。

三、张开岳在魏楼被围时，向韩继尧求救

1944年秋张开岳在魏楼被八路军包围，岌岌可危。张开岳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，恳求韩继尧火速出兵解围。信中还希望能派郑善友、杨福德率部增援。韩继尧接信后六神无主，搔耳挠腮的骂张给他出难题，随与总队附雅逸民商量如何应付。雅是个有军事经验的人，他思索后断然地说：

“绝不能派兵前往。第一八路军来势凶猛，我们参战，肯定要吃大亏，如伤亡过重我们如何向郝老总（指郝鹏举）交代；第二子弹消耗过多，谁给补充？出师无名么！”最后想出一个妥善办法，由雅总队附带迫击炮一门，两个分队的兵力，到城北小张庄防地，在公路上架起炮，往西北打了五六炮，就算应约解围了。其实八路军听了张庄的炮响，不仅不撤退反而攻击愈猛，竟为张开岳帮了倒忙，张开岳在危急中抱头鼠窜。

回 忆 史 庄 战 斗

李牧云

1942年3月下旬一天黑夜，驻徐州日军鹫津旅团，纠集铜、沛、丰、砀、鱼五县的伪军两千余人，分四路向沛西丰北两县边境的史庄（国民党江苏九区专员董汉槎驻地）、师后楼（国民党苏鲁豫皖游击总指挥部第一分区司令冯子固指挥部驻地）进行突然袭击。

当时日军鹫津司令部署鱼台县鬼子3个排，乘汽车3辆，携山炮3门、机枪9挺，驱伪军李怀扬部400多人，由县城向东而出动。沛县鬼子3个排，乘汽车5辆，携大炮4门、手炮6门、机枪9挺，配合沛县伪军韩继尧部四五百人，骑兵一连，由县城出发到八堡、蒋村一带后，沿大沙河向西北窜犯。沛北龙固集鬼子2个班，携手炮4门、机枪4挺配合伪军两排由西南进犯。铜、丰、砀鬼子3个连，汽车9辆、山炮6门、机枪18挺、手炮9门，驱丰县伪军侯百升部500多人，骑兵一个连；另淮海省保安第4师两个营600余人（内骑兵两个连）向丰东北师后楼进犯。

战斗爆发前，史庄、师后楼驻军连接到丰、沛、鱼三县县城的坐地情报，只探得敌伪将大举出动“讨伐”，但不知确切的日期。董、冯曾召集负责军事防卫指挥的参谋头头，开了联席会议。在战略方针上确定坚决保卫丰、沛、鱼边区游击区，专署、指挥部不到万分紧急不疏散；严密情报组

织，策反伪军向我投诚。战术上，凡是游击区的寨圩据点，巩固工事，开挖加深壕沟，整修圩子下涵洞，修固寨角炮楼、机枪、手炮掩体，圩墙上修好火力点，墙外设伪装；壕沟外一律接通四面交通沟，并在交通沟内挖好横墙、避所，以防袭击；外围各十字交叉或八字路口，一律开通，不准走车。白天防卫部队严格巡哨，发生情况即刻递传，官兵一概不准请假（婚丧除外）；夜间放出的游动班哨、排哨，不到天明没得到连、营的命令，不准随便撤回。

三月下旬一天（农历二月二十五日左右）沛县敌伪四五百人乘夜出动，穿过没设防的空隙地带，窜到史庄圩外。龙固日军两个班，伪装为游击队，翻越史庄圩外高家院墙开了大门，说是给哨兵烧茶，很快占领了史庄圩东的高家院两座大楼。史庄驻军教导团长陈炎（丰县人）听得圩外狗咬起来观察，刚上墙被鬼子顺着手电灯光从楼上击中他的头部，立时毙命倒下圩去。警卫营长宋月中方出驻地大门，臂部受伤。圩上除炮楼（南北侧面）上仍抵抗反击外，其余岗、所均呈现瘫痪状态。全圩人员及刚从梦中惊醒的群众有如案上羔羊，任凭宰割。
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驻外围徐王庄、陈大庄、陈小庄、北李庄之孙绍武部队、宋营两个连及教导团两个连，将在交通沟内的沛县日伪军黄铁南部团团围住。在激烈战斗中，鬼子不敢下车垫路，骑兵也被打得晕头转向。这时，史庄圩东楼上的机枪连发不断，孙绍武当机立断，抽调手炮阻击手十余人，枪榴弹手两个班。由排长乔胜军率领向鬼子的制高点楼上猛烈集中射击，立时炮弹开花，轰声雷动，鬼子被炸得血肉横飞，两班人有四名毙命，12人受伤，鬼子即刻

逼伪军抢尸背伤员夺沟向东逃窜。

圩东鬼子被消灭后，史庄全圩转危为安。适吴团一营丁奎山亲率全营兵力由东北打来，顶住了沛、鱼日伪军向北绕击的包围。吴团二营吴廷亮部，在外围吴庄、彭庄一带截击鱼台伪军李怀杨部，故鬼子的汽车没能开过来，大炮也不能施展威力。在史庄东南、正东剧烈的拉锯战斗中，俘虏伪军黄铁男部排长祝艳秋，缴获步枪10余支、手炮4门。吴团吴廷亮营缴获鱼台伪军机枪3挺、手炮4门、步枪40余支，可以说这次是侥幸全胜。教导团长陈炎的亲族要求将祝艳秋在陈的尸边活祭。当时在场的沛县官兵齐说：“他父亲曾给我们做过情报工作”，这才没杀。后来经副官长李锡楚说通将他放回（祝的父亲跟李在沛城镇当过街长）。

师后楼方面的战斗是与史庄同时爆发的，不过铜山、砀山、丰县的敌伪未能犯至师后楼的近圈，即被胡团两个营和丰县保安团穆伯仁、常敬华两个营在常店、常庄以东，薛庙以南截住拼杀。日军虽以汽车、大炮、骑兵冲击掩护，可是时间拖得比史庄长，双方在交通沟内开展激烈拉锯战，分不清敌我，我包围住他们，他们也包围我们，结果敌伪伤亡300多人，游击队也伤亡280余人。打毁敌人汽车两辆，缴获机枪10余挺、步枪200余支。

史庄第二次战斗，是与师后楼、胡河战斗同时发生的。

1943年4月5日(农历三月初六)夜，驻史庄的国民党徐海行署接到丰、沛、砀三县的情报，驻徐日军旅团司令纠集丰、沛、鱼日伪军2500余人(内日军约四五百人)准备于4月6日向丰、沛、鱼边境游击区进犯。复接师后楼指挥

部通知，也是这样说法。参谋长韩野农马上召集全圩官长开会，说明了情况，作了紧急部署。通知寨内男女老少群众完全疏散。行署各部人员由韩率领、宋月中营掩护撤出隐避，完成任务后即在朱王庄东南利用大沙河地势迎击敌人。命令教导团孙绍武固守史庄。他们接受命令，分别行动。孙营官兵即赶着加固寨墙上的掩体，整修炮楼及壕沟、涵洞口的工事，战士磨刀擦枪，准备战斗。圩内老弱群众未等出完，就听到欢口、常庄、常店以东一带枪响，薛廷遂之保安二团已与日伪军接火。专员董汉桂听到枪声后即改为百姓打扮，混入群众行列出走。就在群众出寨约莫半小时的光景，沛县敌伪军500多人，有骑兵100人、汽车6辆、大炮6门、机枪20多挺，从东南、正东、东北包围上来。鱼台日伪军500多人，汽车4辆、大炮4门、骑兵100多人、机枪10余挺，从西北、正西、西南包围上来。此刻欢口、常店一带枪声稀疏，薛团企图插到敌人背后，予以痛击。接着敌伪军利用汽车掩护，骑兵冲锋，使穆伯仁、常敬华营及警卫连不得不暂作战略转移。敌伪很快到达史庄、师后楼。固守史庄的营长孙绍武，将全营四个连370多人，很快地分四面布置就绪。四角炮楼各架机枪3挺，手炮2门，并下令敌人不到100公尺以内不准开枪。战士迅速各就岗位，个个磨拳擦掌，人人瞪红着眼珠，紧握着枪把，准备给敌人来个迎头痛击。大概早上六点多钟，沛、鱼敌伪在手炮、机枪密集火力的掩护下，几次以一字队形向四面轮番猛扑，并大喊“缴枪不杀，皇军有恩”。全营官兵个个视死如归，丝毫不动摇，握枪猛烈反击，打退了敌人的几次疯狂进攻。敌人的

汽车10余辆由西面欢口、彭庄、陈大庄、徐王庄、刘桥分别开到，连续向圩内发射200多发炮弹。营长孙绍武在指挥中不幸中弹牺牲。紧接着敌人发射了窒息瓦斯弹，顿时全圩浓雾弥漫，毒气四散。那天是西南风，只有西南圩墙上官兵呼喊用尿布捂上鼻子，坚持战斗。敌伪企图利用炮楼塌过的缺口破圩进寨。未料守圩官兵仍一手捂鼻子，一手紧握手榴弹，等到敌人爬到半崖，一声巨响甩出的手榴弹一齐爆炸，敌人的尸体纷纷滚下壕沟。正在伪军想争着越圩、瓦斯弹骤然停止发射的片刻，各连排长传呼下涵洞突围。东北角炮楼上的两挺机枪先出涵洞口，利用掩体猛烈射击掩护突围，等全营官兵进到圩北一地段时，忽被10余辆汽车和骑兵赶上两面围住，机、步枪一阵扫射，孙营全营官兵除在圩内受毒致死外，突围的350多人全部壮烈牺牲。

入晚敌伪2000多人（汽车、骑兵在内）住在史庄、师后楼、欢口等村庄里，奸淫掳掠无所不为。第二天继续四出窜扰发泄兽行，第三天（4月8日）临走时，将周围四十七、八个村庄全部放火燃烧。一时烈火熊熊，浓烟滚滚，迷雾遍野，形成一片火海。日伪军走后，火焰几天未息，受灾的村庄到处墙倒屋塌，断壁残垣，瓦砾成堆。几千户人家的男女老少啼饥号寒，流离失所，无家可归，投亲告友寻茶要饭之人难计其数。

国民党第四十军庞炳勋部 在沛撤退的两则电文

冯 治

沛县沦陷前夕，国民党第四十军庞炳勋部奉命于1938年4月从鲁南战场调至沛县休整，并设防于微山湖一带。该部在沛仅20余日，因腹背受敌，向西南撤退。至封黄庄（河口乡）与日军遭遇，损失惨重，后退至河南境内。关于这一历史详情鲜为人知。因此，特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民党军令部战史会的档案中，抄录有关电文两则，以飨读者。

一、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 陈述在沛县抗击日军情况的电文

民国二十七年（1938年）五月二十二日于商丘
武昌蒋委员长 何部长密：

（一）查职军临、郑战役伤亡已逾六千，所余战斗兵不满三千。新兵虽经补充，但初到不足一月，无作战能力。到沛县后，在微山湖东西布防，长约二十余里，兵力实感不敷分配。攻我之敌为矶谷师团长漱旅团治田联队。得获敌之命令，悉此联队为掩护全师渡河，务将沛县我军歼灭，转攻徐州等语。故自进攻以来，逐日增援，援至巧日〔注1〕，已

逾四千炮二十余门向我猛攻〔注2〕。迭次肉搏，并未得逞。自鱼台丰县失守后，该敌乘胜进逼沛县，致职军陷于腹背受敌。而军师部又时被敌坦克、装甲车袭扰，防不胜防。联络断绝，给养弹药无法补给，伤兵更难后运，援兵不至。遂集全力向南突围，冀解此困，另就阵地，以抵抗之。该敌尾追，并以其机械化部队包抄截袭。（职军）乃节节抵抗，并于反攻，混战两昼夜一日，毙敌甚重。我亦伤亡惨重，致被敌冲为数段。当突围时，职及师长马法五正在督战指挥，被敌战车迂袭，乘骑均被击毙。职摔腰部，马师长右腿亦摔伤，一一五旅旅长朱家麟阵亡、二一四团代理团长孙秉琨受重伤。其余未到齐，尚未尽悉。职现率一部到商丘西南毛固堆收容，俟部队到达，统计数目后再电报告。

（二）职军电台被炸毁，未能随时报告，现用第八军电台。

（三）职军五月份经费除已用者外，尚存九万余元，经敌截去，代理军需处长何彦三受重伤，其余押款人员阵亡，此款全数被敌劫去，请先借给若干以应急需。

（四）此地购给养万分困难，请速饬兵站发给。

（五）职军经此一役，战斗力量亏损更甚，势须经相当时间整顿方可。伏请钧夺。虎炳勋养未参印。

（摘自国民党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二十五，编号
3373）

二、陈诚关于第四十军庞炳勋部 在沛县抗击日军经过的签呈

民国二十七年（1938年）六月三十日于政治部

案据第四十军政训处杨处长呈该军抗战经过报告一件，略称：“本军在鲁南临沂、蒙阴、沂水、莒县一带抗战三月，牺牲颇重。故于四月二十五日，奉调苏北沛县整训。四月底，各部先后到达沛县防地。五月三日，微山湖发现敌踪，自是时有小接触。十三日，敌步骑兵增多，战争亦趋激烈。至十五日，敌步骑兵向我王楼阵地猛攻。我特务营第二连在该处支持至十六日晨三时，因伤亡殆尽，遂告失守。敌占王楼后，掩护大军渡湖，我退守封大庄，韩坝一带，与敌激战，牺牲甚大。兼之鱼台、黄口等处相继失陷，沛县西南又有敌踪，本军陷于重围。乃于是晚向附近曹庄移动，至十八日晚十时开始向西南撤退。十九日晨二时至封黄庄与敌遭遇，混战两小时，旋向西北冲出。六时抵达黄庄八里许之李新集集合，知庞军长马师长被围于庄内，乃复集合残部二千余反攻激战，至午后二时，终以不支而退。我一一五旅朱家麟旅长因解围不得，自戕旅阵地。至晚九时由刘副师长世荣率向西北撤退。二十日至诸集，始悉军师长于十九日中前八时，当我反攻激烈之际，率特务连突围而出，直奔归德（即商丘）矣。二十二日，全军乃向商丘县之毛固堆集中。二十五日，军部以特务营长高静辰二三四团三营营长王金柱

及苏连长等抗战不力，执行枪决。二十六日奉调舞阳整训，于六月三日全部到达。至损失情况计全军辎重骡马多被冲散，枪支所余不及二千，在沛县所补充之新兵四千亦逃亡过半，军部军需二名阵亡，致现款损失一十余万元，私人损失亦重。此即抗战及撤退情形。复查本军在鲁南抗战三月，牺牲过重，补充未遂，又调沛县作战，以致士气颓丧，战斗力薄弱，一遭侧袭，即张皇失措。今后振作士气，恢复斗志，实为要务也。”等语。除指示于移防整训期间，对于官兵积极实施政治训练以恢复其斗志外，理合摘要录呈鉴核。谨呈
总长何

政治部长陈诚

（摘自国民党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二十五，编号
3379）

注1：按电报代日韵目，“巧”字是18日。

注2：四千，可能是四千，即四千人。